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一

宋 祝穆 撰

喪事部

死

遺言  
遺業

遺文  
君哀悼

遺書  
民哀悼

遺忠  
附

羣書要語死者澌也消澌也諸侯曰薨壞聲邑大夫曰卒言終竟也士曰不祿不復食祿也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漢以來謂死為物故皆就朽故也既

定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復能自勝斂也名棺闥也

釋文

而以掩屍又曰櫬又曰櫧小棺曰櫧說文在牀曰尸在棺

曰柩極究曰不復變也喪大記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

冠曰兵禮記屬纊侯絕氣注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

之上以為候也喪大記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禮記

孤死正首丘仁也檀弓蜡氏掌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

而置碣書其日月焉懸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

其人周禮孔子對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

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

家語

弟子問

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則終其天年

山木篇

千

歲厭世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天地篇

身非汝有是

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

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

莊子

生為附贊縣疣死為決疣

胡亂切

潰癰忘其肝膽遺其耳

目芒然彷徨乎塵埃之外逍遙乎無為之表

莊子

夫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莊子

吾所以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何有患

老子朝聞道夕死可矣

語

死且不朽

左

是天奪之鑒而益

其疾也

左

平仲曰既死豈在我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

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櫛

亦可唯所遇焉

列子

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

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列子寧

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

離騷經

雖九死其猶未

悔同上泉下有黃壚山

淮南子注

奉陽君捐館舍

蘇秦傳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司馬遷傳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陳元傳萬死風燭九原草露

權集

詩句蓋棺事始定杜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

坡集萬死

投荒十二年

柳

古今事實

傅說騎箕

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辰尾

上有傳說星

夫子夢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

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  
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  
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歿檀弓

顏淵蚤死

顏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蚤死

曾子易簀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  
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旣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

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旣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檀弓

黔婁布被

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吊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

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  
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而死斜之非其意也

高士

傳

### 七日復甦

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雖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程子曰  
有死而復甦者故禮三日而斂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  
之理

遺書

### 夢起起

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歲在巳既寤知命將終有頃寢疾而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繆絰赴會千餘人

死不恨

陳咸與陳湯書幸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本傳

託以身後

後漢申屠蟠字子龍陳留人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還鄉里遇司

隸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注傳符譖也

含笑入地

漢桓帝時公孫舉東郭寶等聚衆至三萬人冠青徐充三州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為羸長韶開倉賑之曰長活溝壑五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

先知死期

後漢博士郭鳳好圖讖先自知死期令子弟市棺之具

其日而終方術傳廣漢折像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

辭訣

星殞於營

有赤星而芒角流諸葛營俄而亮卒

走生仲達

諸葛亮卒于軍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馬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儀結陣而去百姓謠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與諸葛

亮相拒于五丈原會亮卒諸將燒營遁走經日按行其營壘乃曰天下奇才也

妖星見

祖逖傳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逖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天不祐國也俄卒

但少一死

蜀宗預為鎮軍大將軍諸葛瞻初統朝事車騎將軍廖化欲與預共詣瞻預笑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

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

減年代死

晉王徽之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獻之俱病篤術人云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

酒壚念舊

王戎經黃公酒壚嘆曰昔與嵇阮為竹林之遊今嵇阮

既亡余為世務羈紲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晉書

夢白雞

謝安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薨

尸解

葛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葛仙

晉傳

問地下事

蘇韶已死而甦其弟節問地下事韶言顏淵卜商今為

修文郎

王隱  
晉書

天下玉棺

鄴縣令王喬天下一玉棺於廳前喬謂人曰天帝召我  
沐浴寢其中葬於城東

風俗通

不見嫁娶

魏管輅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

貴乎輶長嘆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  
八間不見女嫁男娶也是歲八月為大府丞明年二月

卒年四十八

皆隨鬼錄

見故人門

筭生張說

見墓誌門

書囑後事

盧殷能詩為登封尉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  
葬已又為詩與常所往來河南令韓愈曰為我具棺留

守尹為具棺葬事韓愈為買棺又為作銘

死乃天命

李勣屬疾家人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今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

召作玉樓記

李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歟

下榻叩頭言阿婆

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

老且病吾不願去緋衣

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

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頃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殼

殼有煙氣聞行車囂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之哭待之如

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李商隱作小傳

### 死付白金

唐李勉少貧與諸生共逆旅且死出自白金曰幸君以此  
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

共啓墓出金付之

六十不識女色

唐元德秀死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宅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

夢不祥

唐杜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  
過隙也俄而炊甌裂牧曰不祥也自為之誌悉取所為  
文章焚之果卒

見夢于帝

顏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  
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為祭

使虜道卒

張薦為弔贈吐蕃使在途被病卒其孤與軍吏童騎護

轉車而東

權集錄餘

書前定事

袁叔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而疾數日卒留書尚多妻開視之皆空紙也最後一幅畫蛇盤鏡中而已

前定錄

魚食龜茲板

邢和璞居嵩潁間有潁陽書三篇房琯問邢終身之事

邢言降魄之庭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食而休于龜茲板  
其後房公舍閬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  
言有頃刺史吳鯈邀房房悟具以板事白於刺史其夕  
果病鯈卒

星殞寢室

令孤楚卒之夕有大星隕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庭

月蝕東壁

開元中燕公為左丞相集賢學士將薨而月蝕東壁

鄆侯

傳

論大衍數

李適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

十六日復生

翰林待詔戴少平卒十六日復生

唐德紀

垂崖遺象

張乖崖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訃至蜀人罷市號

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諫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免褐繫綯草裏自為贊曰垂則違俗崖不利物垂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仙遊閣又為之立祠

傅霖來訪

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八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丘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

傅霖闡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

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

昔何隱而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公曰詠亦自

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西清詩話

死時雷震

劉元城器之死時忽大風飛瓦石驟雨如注雷電晝晦  
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

咸異焉

言行錄

授黃白術

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悴嘗與一術者遊病甚告文正曰吾有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今以方授子并白銀一斤內文正懷中後為諫官術者之子已長還其方及白金封識宛然

王雱復見

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郡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曰

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  
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其夕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  
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  
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入而身具桎  
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汚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  
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荆公幾失聲而哭為一  
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門人其說甚詳出談風

誤傳已死

東坡既遷黃岡京師盛傳白日僊去一日神廟聞之對左丞蒲宗孟嘆息久之故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聞見錄

親書遺表

張南軒栻疾革親書遺表云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縗縕無繇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論則臣死之日如生之年

從其治命

以下係遺言

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乃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

屬以其子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羸靈公母也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

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羸  
且畏福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文十

命葬桐鄉

前漢朱邑字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  
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

遺詔刻石

趙岐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名臺卿年三十有重疾自  
慮奄忽乃遺命勅兄子曰可致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

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又墓  
志門

分香賣履

曹操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背着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死為酒壺

吳志鄭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壺寶獲我心

送屍掩林

僧從諫卒遺言送尸於建春門外尸掩林施與鳥獸食三日後人往視之體貌如生林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

其中三水  
小牘

景文遺戒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

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  
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  
以腊五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  
為吏在良二千石下非着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  
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得作道佛  
二家齊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為無知

也

趙槩聞  
見錄

立言不朽

以下係遺文  
遺書

晉平公謂魯叔孫豹曰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後世此之謂沒而不朽

國語

上封禪書

漢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吏者往而相如死妻曰長卿未死時有一卷書曰有使者求書奏之乃遺札言封禪事

購孔融文

魏文帝深好孔融文詞每嘆曰揚班儔也慕天下有上

孔融文者賞以金帛

續成其書

桓譚著新論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龍襲撰次之

恨書未成

陸平原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書未成以此恨耳

相三君無積

以下係遺忠

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臧金玉無重器備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相三君而無積可不  
謂忠乎

將死不忘君

楚子囊死遺言謂楚子必城郢

郢楚所徙都未有城郭

君子謂子

囊君昏不忘增其明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將死薦賢

見交代門

惟憂國事

王文度坦之為中書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

書言國事

魏徵既死太宗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敝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太宗曰朕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於笏

抗表諫伐

房玄齡寢疾謂諸子曰當今天下靖謐咸得其宜唯東  
討高麗不止方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  
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太宗曰此人危惙  
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事

九京可作

以下係遺德

趙文子與叔向遊于九京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善言不失其友事君不援

而進賢不阿而退不肖也

國語

愛及甘棠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蔽芾甘棠勿剪勿

伐召伯所茇

家無餘財

以下係遺業

朱穆字公叔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

有舊田廬

人勸疏廣為子孫立產業買田宅廣曰吾豈不念子孫

哉顧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其中可以供衣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

薄有桑園

諸葛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惟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所言

樞無所殯

橋玄字公祖為太尉久病卒家貧乏產業無所殯

先分田園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弟各守其分仍為遺令曰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為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嘆服

思法孝直

以下係  
君思悼

蜀法正死先生征吳羣臣諫不從及敗績亮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

思檀道濟

宋檀道濟文帝時為司徒有威名及見收道濟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矣吳子不足復憚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及魏軍至爪步文帝嘆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思魏徵

唐太宗遼東之役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豈有此行耶帝後臨朝嘆曰以人為鑑可明得失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停嚴鼓聲

唐太宗將伐遼凡有籌度悉委岑文本至幽州卒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何奪之速

楊綰薨上深悼之顧謂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

國人巷哭

以下係民哀悼

子產相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傾郊野哭商人罷市而哀流涕三月不聞琴竽之聲

秦春罷相

秦五羖大夫百里奚卒秦人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

相杵

文選注

百姓圖像

豫州百姓皆圖畫陳仲弓元方季方三君之形象先賢行狀

裂裳為白帽

梁安成康王秀為南徐江荆郢刺史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

畫溫公像

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粥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

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古今文集

雜著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躄而歸者有

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  
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躄而  
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窮困而歸也彊暴於生  
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弗其歸路也正直  
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通達於生前得其死者  
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  
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也於其生全矣而今  
之歸也豈有跛躄困窮憂鞠之勞而無暇豫榮顯欣喜

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為鄆薦蔡京莅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盤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爐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知之也在道之相望爾昔周公與殷湯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揚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

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余知也哉予感嘆碑下歸解於是書也

英華

死則氣散

劉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祖先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文公曰神祇之氣常伸而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

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之人既死而不散

僧道務養精神所以

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

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者也嘗見輔漢卿說某

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

死時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

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或曰莫是元

城之忠感動天地之氣否文公曰只是元城之氣未散

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

于上為昭明烹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君蒿即前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者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朱語錄

朱文公易簣辭

愚觀近歲所編文公朱先生年譜其書易簣時事頗有疑誤恐不容無辯蓋先生以建炎庚戌生以慶元庚申

三月薨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先生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岸為洪濤捲去數百尺則所謂木稼山頽大賢存亡其關於造化盛衰之運固如此今年譜所書則謂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岸二異併見於易簣一日之間則其事近怪能無駭聽竊謂不若改是日為是歲則可紀實矣至於先生疾革則惟仲子監酒公侍而季子侍郎公時方調官

中都先生首索紙筆作季子書與之訣別次作勉齋黃公書先生之婿又其次欲作通守范公書先生僚婿則手弱不復

能運筆亟命仲子代書尚力疾塗竄一二字且拳拳皆以編輯禮書為囑纔扶就枕奄然而逝今年譜所書乃謂先作黃范二書而後作季子書則其序頗紊何以垂範昔第五倫視兄子及己子且不能無別曾謂先生治命而顛倒其親疎之序乎竊謂行狀所紀先後已得其實固不當復為異同也愚以幼孤先生念其外家子教

育於家塾方易簣時實與童子執燭之列追念當時所見恍然如昨日事謂宜刊正而年譜摹版乃建安書院掌之僭嘗以此二疑白之富沙邦君實齋王公許以更定而未果輒私識之庶幾吾黨之士尚有考焉

祝穆  
私識

詩話

服金石藥

韓退之為李虛中墓誌敘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

故白傅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

後山詩話

游岱

劉楨字公幹有卧疾詩云常恐游岱宗泰山也人命屬之言病危欲死也

木稼

漢書五行志曰成公十六年雨木氷或曰今之長老名木氷為木介舊唐書寧王卧疾引諺語曰木若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已而果然山谷輓韓忠獻公

詩曰冰枝憂木稼食昴恨長庚荆公輓韓魏公詩亦云  
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

### 康節知命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  
馬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  
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  
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  
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

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康節  
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居正寢  
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溫  
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  
月初四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  
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  
無愧以是五更捐館聞見錄

詞識

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好事近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

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

蛇夭矯掛空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

之北歸迢迢於滕州光華亭方醉起以玉盂汲泉笑視

之而死

冷齋夜話

出  
山

山

山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二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裕德

賡錄監生臣范鳴謙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二

宋 祝穆 撰

喪事部

居喪

忌日附

羣書要語親者居倚廬賤者至室

周禮官正注

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

種

居倚廬寢古枕塊不說經帶孟康注倚廬倚

牆至地而為之無楣柱

同上

故為父竹杖為母桐杖注

其義一也

問喪喪不慮居謂買舍宅

為無廟也毀不危身

為憔悴將滅性

為無後也

檀弓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

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

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

處於內

曲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同上

斬衰倚廬齊衰翼室

儀禮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履

四制創

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

三年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

哀順變也

檀弓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

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

檀弓斬然在衰絰之中昭十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

小雅蓼蓼雅篇

者義匪義伊萬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並蓼莪篇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

于蓼小雅蓼蓼之苦

陳蕃傳

荒迷不次

令狐表

柴骨樂心

陳子昂傳

古今事實

三年通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陽貨

除喪彈琴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

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

笙歌

同上

期而猶哭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朝祥暮歌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

檀弓

冒服飲燕

灌夫與竇嬰相得驩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益市牛酒夜飲極歡而去

廬墓孕育

後漢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年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寢宿塚藏而孕育其中詬時惑衆誣汙鬼神遂致其罪

匿喪受封

後漢李燮為河南尹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舍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告冀即捕殺

之邵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葬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還至洛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背曰謫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狀遂廢錮終身

奔喪彈琴

王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嘆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

生孝死孝

晉王戎字濬仲為吏部尚書丁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

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而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使婢丸藥

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

在艱戲擲

見博  
奕門

暮功聽樂

謝安愛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王坦之  
諫不從

求尸漬血

唐王少玄父隋末死亂兵少玄甫十歲即哀泣求尸時  
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塗者父骨也

辰日不哭

唐薛克構時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

辰日不哭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  
世服其論

無總麻服

崔琳三十年間無中外總麻之喪

明皇雜錄

不持所生服

李定王介甫客也定不持所生仇氏服蘇子瞻以為不  
孝惡之定以為恨効子瞻作詩謗訛聞見錄

主喪禮熟

司馬溫公薨朝廷命伊川為主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  
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

遺書

匿親忌日

以下係  
忌日

祝欽明為相坐匿親忌日貶申州刺史

以社日亡

見社門

忌日不聽樂

王世將忌日送客主人欲作樂王便往衛洗馬墓下彈

鳥

說世

忌日辭攝祭

見起復門

德宗貞元八年將作監元旦當攝太尉薦饗昭德皇后廟以私忌不受誓戒為御史劾奏於是令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右丞盧邁等奏曰禮云大夫士將奉祭於公既洗濯而父母死則猶祭也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齊有周喪及齊中疾病則還家皆無忌日之文雖假寧令有給假一日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亘不宜以忌日辭攝祭由是坐罰實錄

嫁笥墨衰

丁晉公言嘗見文中孺侍郎言中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於衣笥中得一墨衰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教以候翁姑私忌日着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

終身之喪

朱文公母夫人忌日着黪墨布衫具巾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

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 五服圖

金匱要略 卷五十二  
內族服紀上

卷五十二

高祖父母母	齊衰三月 并総麻服	爲曾祖父母	爲族祖父母	爲族父母	爲族兄弟
曾祖父母母	齊衰五月 并総麻服	爲曾祖兄弟	爲族祖兄弟	父再從兄弟	三從
祖父母母	齊衰三月 并総麻服	爲從祖父母	爲從祖父母	爲從父兄	其妻無服
父母母	出杖三年 并総麻服	爲伯叔父母	爲父堂兄弟	堂兄	再從
己	不杖期 并総麻服	父兄弟	並服小功	其妻無服	其妻無服
	後者爲嫡子 不杖夫	兄	不杖寡妻	不杖寡妻	

高祖父母

者高祖同

曾祖父母

高祖同

祖父母

如祖往  
扶養爲祖母

父母

非命與親同慈母  
爲姑不扶養出大功若無夫主者

已

爲族曾姑總麻

爲從祖姑

父姊女  
不扶養出大功若無夫主者

出嫁無服

祖堂姊妹  
出嫁無服

父堂姊妹  
適人總麻

若無夫子  
爲從父姊  
不杖期適

爲族祖姑總麻

爲從祖姑小功

堂姊  
適人小功

祖堂姊妹  
出嫁無服

父堂姊妹  
父再從姊妹

若無夫子  
爲從父姊  
不杖期適

爲族姑總麻

再從  
適人總麻

父再從姊妹  
出嫁無服

三從  
適人總麻

爲族姊  
出嫁無服

卷五十二  
內族服紀下

		總麻
	兄弟	弟小功
	弟	弟大功
身	爲弟姒	爲再從兄弟之姪孫女
	若功	子總麻其妻無服
	爲人父三	爲同堂兄弟之子
子	扶養子三年父母不杖	爲同黨兄弟之孫
	扶養其妻大功	堂姪
	小功其妻無服	並服總麻
	爲兄弟之子不杖	爲兄弟之孫小功
孫	若承祖三年承父	爲兄弟之曾孫總麻
	扶養其妻無服	堂姪孫
	爲曾孫總麻	麻其妻無服
曾孫	與曾孫同	
玄孫		

身

母與親

大功

不杖期  
妹大功

妹小功  
妹小功

緦妹  
緦妹  
小功

子

孫

其妻無服

女嫁無服

玄孫

無夫子不杖期  
爲兄弟之妾  
爲兄弟之孫女  
爲兄弟之孫女  
爲兄弟之孫女  
爲兄弟之孫女

姪女

堂曾孫女

已適人服大功  
出嫁者並服緦麻

爲同堂兄弟之女  
爲同堂兄弟孫女

堂姪女

總麻出嫁無服

小功適人緦麻  
爲再從兄弟  
出嫁無服

再從姪女

出嫁無服

女爲本族上

高祖父母	齊衰							
曾祖父母	齊衰	服	曾祖兄弟	無				
祖父母	齊衰	服	祖兄弟	爲從祖祖父總麻	服	祖堂兄弟	無	
父母	齊衰	其妻無服	其妻無服	大功	父再從兄弟	無		
		<small>在室三年適人不杖 母大功若出嫁</small>	伯叔父母	父堂兄弟	爲從祖父總麻	再從堂兄	三從	無
				其妻無服	大功	小功	服	爲從
			兄	其妻	總麻			
	出嫁	者其妻	大功若					

高祖父母

三月

曾祖父母

祖父母

父父母

出嫁

曾祖姊妹

五月

無

爲從祖始

杖期

祖姊妹

無

總麻

爲從姑

祖堂姊妹

服

無

總麻

爲從姑

父堂姊妹

服

無

總麻

爲從姑

父姊妹

功

大

父姊妹

功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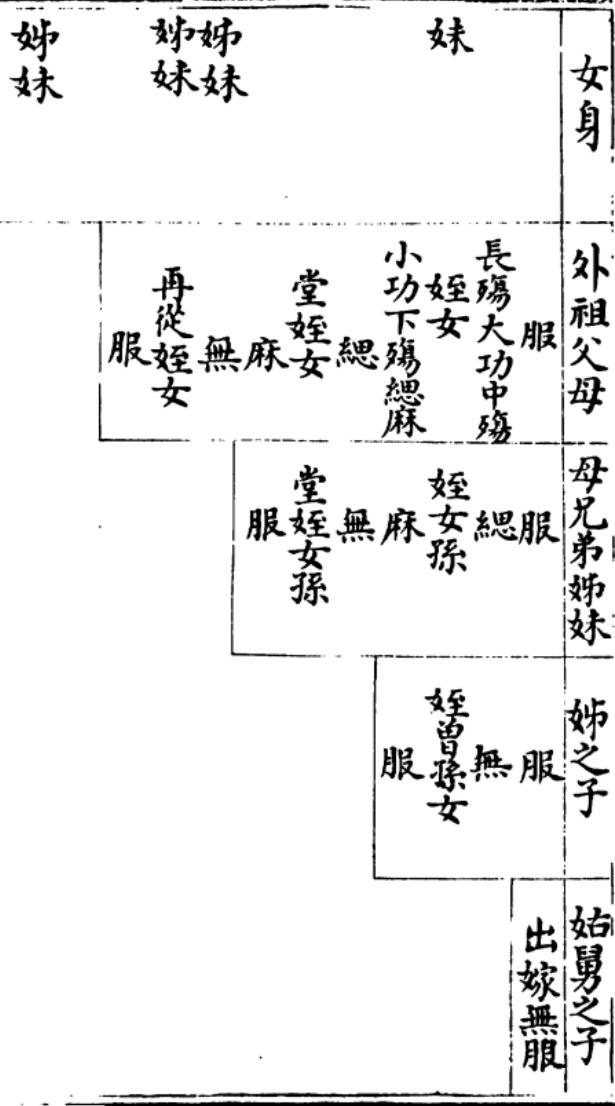
在期

三年

內則爲

三從無總麻  
再從爲從功  
堂姊小功  
大功

女為本族下



爲母之親服

止服	爲舅小功 母之兄弟	爲舅小功 母之兄弟	堂舅及孫 無
母之祖父母	身總麻 其妻無服	身總麻 其妻無服	服
母之父母	爲外祖父	舅之子	舅之子
已身	姊妹總麻	姊妹總麻	無
姑之子	爲外兄弟	舅之孫	服
姑之孫	無		

母之祖父母

小功

母之父母

母小功

己身

姑之子  
姊妹總麻

姑之孫  
服

爲從母小功  
麻若於己身妻長幼總  
服已於姨之夫無

爲從母姊妹  
兄弟總麻  
服無

姑之孫  
服無

堂姨之子  
服

夫爲妻親服

妻祖父母	無
妻父母	總服
己身	
女之子	爲外孫及妻
女之子孫	無
妻伯叔	無
妻兄弟及妻 服	無
妻外祖父母	無
妻兄弟子	無

妻祖父母

服

妻父母

己身

女之子

女之子孫

並服總麻

服

妻姑姨

服

妻姊妹

服

妻姊妹子

服

無

無

妻舅男及妻

服

無

妻爲夫親上

夫高祖父母	並服			
夫曾祖父母	夫曾祖兄弟	無服		
夫曾祖父母	總服			
夫祖父母	夫堂兄弟	及妻		
夫祖父母	無服			
夫父母	夫堂兄弟	爲夫之從祖		
夫父母	無服			
夫父母	父母及妻總麻	爲夫之從祖		
夫父母	大功伯叔父長殤	父母總麻		
夫父母	小功中下殤總麻	夫伯叔父母		
夫父母	婦為舅姑並	夫堂伯叔父		
妻	夫兄及	夫堂總麻		
爲	夫兄及	夫堂總麻		
		夫再從督母	無服	
		夫再從督母	無服	
		夫三及	無服	

夫高祖父母

夫曾祖父母

夫祖父母

總麻

無

夫曾祖姊妹

服

大功

夫祖姊妹

服

夫祖堂姊妹

服

無

夫父母  
服斬齊衰

夫姑  
在室適人  
並小功

夫堂姑

無

夫再從姑  
服  
無

妻  
夫姊  
在室斬  
小功  
夫姊  
在室  
小功  
夫堂  
為夫之  
小功  
夫堂  
在室適  
無  
夫再三  
服

卷五十二  
妻爲夫親下

夫身	弟功	妻	從兄弟	妻
			服其妻	服從兄弟
			弟	弟
夫外祖父母	不杖期妻大功長中	夫堂兄弟子	夫再從兄弟子	總麻
	夫兄弟弟子	其妻總麻	其妻無服	
夫之舅	殤大功下殤小功	夫堂兄弟	夫堂兄弟孫	總麻
	總麻	其妻總麻	其妻無服	
夫姨	夫兄弟孫	夫兄弟	夫兄弟曾孫	總麻
	其妻總麻	其妻無服		
夫姑及妹子				無

身

衰人

妹適人

夫外祖父母

夫之舅

麻

不杖期

小功

其妻無服

夫兄弟女

夫兄弟孫女

夫兄弟曾孫女

缌

麻

服

夫姑及姊妹

夫姨

麻其妻無服

夫姑及姊妹

從父姊妹

適人大功

無

麻

服

夫姑及姊妹

人總麻

小功  
夫之妻  
適人總麻為  
長殤中殤大功

夫堂兄弟女

適人總麻

麻

服

夫姑及姊妹

從姊妹

夫再從  
姊妹

夫堂兄弟女

麻

服

夫姑及姊妹

從姊妹

出嫁無服

夫堂兄弟女

麻

服

夫姑及姊妹

三殤服上

本

族

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者可哀傷

男子已娶女子許嫁者皆不爲殤

凡男女亡年十九歲至十六歲者

爲長殤十五歲至十二歲爲中殤

父 母

下殤總麻

叔父

爲從祖叔父  
堂叔父  
長殤總麻  
長中殤大功

殤

十一歲至八歲爲下殤若生三月

至七歲者皆爲無服之殤哭之以姑

長申殤大功  
下殤總麻  
爲從祖姑

父母

服

日易月本服期年者哭之以十三

日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總麻三月

長殤總麻  
堂姑  
長殤總麻

三殤服下

已身	從祖兄弟 再從兄 長殤總麻	從父兄弟之子小堂兄弟	中下殤縗	長中殤縗	兄弟之孫	兄弟之孫	長殤總麻	長中殤大功	大功下殤小功	長中殤大功	長殤總麻	長中殤大功	長殤小功
子		兄弟之子長中殤	姪	長殤總麻	兄弟之孫	兄弟之孫	長殤總麻						
嫡孫				姪孫	兄弟之孫	兄弟之孫	長殤總麻						
衆孫							長殤小功						

已身

長中殤大功  
下殤妹  
從祖姊妹  
堂姊妹  
長殤總麻  
從祖姊妹  
再從姊妹  
長殤總麻

子

姪  
下殤小功  
長殤  
下殤小功  
堂姪女  
總麻女

嫡孫  
下殤小功  
長殤  
下殤小功  
總姪孫女  
麻女

衆孫

下殤總麻

不飲酒食肉

司馬君實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菓父  
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菓期而小祥食菜  
菓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祥禫禫而飲醴酒始飲  
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  
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  
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

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  
坐宜賓四夷無令污染華夏宋盧陵王義真居武帝憂  
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齊內別立厨帳會長史劉湛入  
因命脯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  
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既至湛因起曰  
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  
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進肥肉脯鮓  
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襍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

塋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臚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喪殯葬則以樂導輶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即

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則皆未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湏飲食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詩話

督其作詩

昔歐陽叔弼季默以憂制中不作詩陳履常不飲酒東坡一日設宴兩歐至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坡詩云商也哀未忘歲月忽已秋祥琴雖未調餘悲不敢留矧此乃韻語未入金石流君言不能詩此語還信不陋矣陶士行當以大白淳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

居喪作詩

梅聖俞至寧陵寄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

終有竭淚泉常在眸彥猷持國譏作詩早余應之以蓼  
義及傅咸贈王何二侍中詩亦如此按晉孫綽詩序自  
丁荼毒載罹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  
以伸罔極之痛故洪至甫以魯直丁母憂絕不作詩夫  
魯直不作者以非思親之詩也孫綽作者以思親之詩  
也聖俞之早何傷乎秦少游初遇浯溪題詩云玉環妖  
血無人掃以被責憂畏又方持喪手書此詩借文潛之  
名後人遂以為文潛非也

江鄰幾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  
雜錄

忌日當悲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  
不理衆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  
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齊食迫有急卒密戚  
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

顏氏家訓

累世慎終

江浙憲僉定興張丹壑遇先恒玉淡菴等忌日則悲號  
追慕其孫掌謁者老於親儀副竹牕卒三年不飲酒食

肉玄孫清河丞善翁居工部司時年耆喪克省未嘗吟  
詠第孫營繕所正琴主為哭奉祀直叟慟而終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三

宋 祝穆 撰

喪事部

起復

羣書要語喪有四制變而從宜注四制者恩理節權也  
恩仁理義節禮權智也又曰門內之治恩揜義注若公  
羊傳所言是也又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注若曾子問所

言是也

喪服四制

重奪孝子之情望慕充窮

公羊傳注

君子之事

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孝經

抑情徇務其來已久

燕許公集

頃奪

禮於苴麻俾從權於韎韐

常制

墨縗治事

韋形疏

古今事實

閔子要經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孔子蓋善之也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

文冠加旒曰冕王所以入宗廟服金革者謂以兵事使

之也

公羊傳

伯禽征伐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令以三年之喪從其制者吾弗知也注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

不敢踰制

翟方進為丞相封高密侯後母既葬三十六月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詔奪情

山濤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詔奪情以濤為吏部尚書濤不得已就職

令起視事

隋邵國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奇殊重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

於卿為君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

起復本職

唐太傅房玄齡以母憂罷職未幾起復本職

衰麻謁相

李林甫聞蕭穎士名欲拔用時穎士寓居廣陵居母喪即衰麻詣京師謁林甫於政事堂林甫素不識遽見衰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怒乃著伐櫻桃賦刺林甫有曰擢無用之璣職專廟廊之右地

不當佩魚

李宗諤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  
幞頭繫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  
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情不  
當有金寶之飾公遽謝不佩談錄

非盛世事

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  
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

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  
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嘆曰吾但以實言之不  
料以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龍川志

竟不可奪

至和間富韓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持喪  
者昭陵意大向公必欲起復詔再下再力辭未以盧朱  
崖薛文惠故事切責有云以相國之重而守匹夫之節  
任天下之重而為門內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

公起服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常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遂以文

潞公次遷首相韓魏公由樞密使補其位

石林過庭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代李副樞乞終喪表

宋庠

鞠凶巨釁奄集私門餘喘窮號方迷魂榦猥蒙恩諭收  
齒官聯聞命驚迷撫心殞越中謝伏念臣早由羈齒入  
服仕途先父勉臣以義方教臣以忠蓋俾其奉國不使  
顧私由茲奔走之中遂廢晨昏之半不圖瞻岵無日遘  
閨終天藥劑隔於親嘗風木纏乎永痛靜言孤苦尤倍  
尋常寧可冒四近之榮忘三年之愛而况心馳望冢方  
卜於始襄身遠几筵殆同於不祭苟容去職未謂乏人  
伏望陛下俯徇哀祈追收權典許終喪紀獲報劬勞庶

棘人之風普均於有截先王之禮不廢于最靈願竭餘  
陰永酬洪造

辭免起復太宰表

王淮

苦塊餘生已濱死所絲綸渙號俾復書班勅使荐臨德  
音下逮呼天號絕撫已驚迷中謝伏念臣早遇家艱專  
承母訓零丁孤苦邈爾無依鞠育提攜逮夫有立黃緣  
際遇玷冒高華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遽至攀號泣  
血摧踊殞心仰賴聖神之恩甫終窀穸之事几筵是奉

墳土未乾痛深陟屺之瞻恨未及泉之見敢謂宸衷念  
舊優詔奪情蓋三年免懷通喪者乃聖王之制而踰月  
視事變禮者豈治世之風雖睿眷之殊常豈私情之所  
忍伏望陛下推孝思而錫類謹宰柄以馭臣念哀苦之  
方深況衰疲之已甚報親日少願終制以為期事國時  
長尚捐軀而未晚

同前

王淮

方席薪而枕塊於義為安俾服冕而乘軒共知不可哀

情荐布宸聽未回再殫罔極之情冀動蓋高之聽伏念  
臣猥蒙天眷誤玷宰司久無補於明時亟自招於大禍  
慈顏遽隔悲隙駟之難留厚穸甫成倚苦廬而永慕庶  
畢哀恫之制少酬顧復之恩忽奉制綸俾還相位私情  
莫處公議靡容豈可遵故事以蹈前非但當守禮經而  
據古是臣重罹酷罰屬在衰年既極摧殘浸成疾恙精  
神陡耗筋力頓衰雖強使之造朝決難堪於應務伏望  
陛下委大明之照憫不移之愚追寢渙恩俾終祥禱則

聖主得全於禮貌而孤臣獲畢其孝思疾首痛心或偷  
生於此日銘肝鏤肺期報德於他時

辭免起復表

劉珙

泣血陳詞仰祈聰聽批章示訓尚闕俞音涕泗無從驚  
皇失措伏念臣才非適已仕本為親蚤困宦途頗闕晨昏  
之奉晚逢真主方欣甘旨之榮俄經蠻棘之悲永負劬  
勞之報呼天靡及觸地無容強食勝喪空驚過隙之駟  
感時追往更傷反哺之鳥敢意敕使荐臨德音頻降雖

中興之後綵衣終養固殊蓼蓼之義要經罹憂遽嘆欒  
欒之棘顧制闈方專於一面豈呼門可待於三年是資  
移孝之忠用舉奪情之禮方圖往記首辱飛文惟欣感  
之交懷匪叙陳之能究

論起復服色

故事大臣奪情者服縗光憤慘紫袍皂角帶道君惡之  
政和末始議以入公門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  
猶喪服也紹興初朱藏一起復右僕射請所服太常援

政和近事為請而居第則慘服去佩焉議者不以為是  
孝宗之喪趙子直當國始令羣臣服白涼衫皂帶以治  
事逮終喪乃止論者以為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  
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  
從之朝野雜記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三